

还是那条村道,还是那个村庄。村头有一棵老柳树,老柳树青了,黄了,可是却永远那么挺拔!

还是那个院落,还是那座老屋。老屋上长满了蒿草,蒿草青了,黄了,可是却永远那么温暖!

当年,他就是从那条村道上走出去的。

他路过村头的时候,老柳树抖动着翅膀,飒飒地欢送着他。祝贺他走出了这个村子,走出了 一个艰辛的童年和少年。老柳树是那么依依不舍,就像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似的。

当年,他走出这个院子的时候,曾经回过头去,向依偎在门框上的老母亲再一次告别。

那个时候,他看到了母亲被风吹乱的发丝,还看到了母亲眼角溢出来的泪花。他的心被那纷乱的发丝和浑浊的泪花刺疼了。以至于多年之后,那个情景就如电影胶片一样,永远地定格在他的心里!

那个村庄在豫东平原上,离北京很遥远,坐了汽车还要坐火车,下了火车可能还要坐汽车,才能到达北京他现在住的家。从北京过来,乘同样的交通工具要经过同样的程序,才能到达那个村庄。然而,在他的心里,这段距离却很近很近,近得他几乎伸手就能摸到,近得他睁眼就能看见屋顶的瓦片,和挂在树梢上的那些红红的石榴!

那里没有连绵起伏的大山,甚至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连一个凸出的小岗子也很难看到。一马平川的大地上,生长着一望无际的小麦、大豆、玉米、棉花……

在常人的眼里,日出日落、耕耘播种、春种秋收,这是块只长庄稼、不会长故事的地方。

然而,在他眼里,这片肥沃的土地,不但长出了丰硕的庄稼,养育了一代一代黑头发黄皮肤的亲人们,还是一片疯长着故事的地方。这是一片洋溢着浪漫和充满了神秘的土地!

一件让他心碎的事情发生在 2003 年的某一天。

那座房子的女主人,他那位经历了太多磨难,饱尝了太多沧桑的母亲溘然去世。那位伟大母亲去世的时候,像天下

翟国胜散文集

《岁月有痕》出版

本报讯(记者 刘彦章)近日,翟国胜同志的散文集《岁月有痕》,由中原传媒集团中原农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是作者继《名人与黄泛区农场》、《黄泛区的足迹》之后又一部公开出版的文集。

翟国胜同志是黄泛区农场副场级调研员、教授级高级政工师、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多年来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的散文、诗词等文学作品。

据了解,收入《岁月有痕》的 69 篇散文,绝大部分已在报刊上发表过。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周口市文学评论学会秘书长任动撰文评论此书“翟国胜的散文或抒写人生感悟,或描摹壮美河山,或展示人物素描,或追忆如烟往事,皆是有感而发,质朴平实,能给人以感悟和启迪。这也正暗合了作者的创作旨归,即通过对自己的人生途程辙迹与记忆的艺术抒写,让读者有所思有所悟有所感有所得,修身齐家,健全人格,完善道德操守。”、“读翟国胜的散文,就如同和一位阅历丰富、品格高洁的智者促膝谈天,不知不觉之间已是收获良多,受益匪浅”。

文艺动态

仿佛是忽然之间,已经三十岁了,进京亦将近十年了。

大学一毕业,娘说,出去闯闯吧!那个时候的我,英气风发,锐气逼人。于是,我像一匹快乐的马儿般闯入了北京。

十年来,工作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恋爱谈得一塌糊涂。今年,终于在北京稳定下来,闲下来的时候,突然想起家中的老娘,自己已经有好几个春节没有回家了。

于是,拨通家里的电话,告诉老娘,儿子要回去了。娘听了电话,在那头高兴得合不拢嘴。我知道,娘盼望儿子回家已经很久了。

从北京坐火车到锦城站,然后转乘客车到颍河镇。那时,正是初春,天气亦很寒冷。下了车,却发现娘正站在车站门口守候。看到她,我嗔怪道,娘,这么冷的天,我自己能回家,你看你冻着了咋办?娘说,没事,我身体好着呢!

到家,打开院门,一群小羊“咩咩”跑来跑去。我吓了一跳,问娘,咱家几时喂了这么多羊?娘说,你咋不记得了,你十岁那年从你姥娘家牵回来一只小羊,这不,慢慢就发展这么多了。我一听唏嘘,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娘从一只小羊做起,已经发展到一大群了,很是壮观!

我小的时候,娘把我的头发剪成“羊尾

永远的故乡

钱良营

所有的母亲一样,在她将要走向天堂的时刻,还以为她不过是到邻居家去串个门儿,再不然就是走个亲戚,回来得晚些,也可能就是到庙会上去烧炷香……母亲对这座老屋和这个院子的依恋让她难以合上她那双已经昏花的眼睛!她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还叮嘱身边的儿女,一定呀,一定要把她埋在这个院子里!埋在那棵石榴树的旁边……

那个深秋的下午,在周口一家咖啡店里,我再次见到了刘庆邦先生。

在那间充满了温馨的小屋里,斜阳从薄如蝉翼般的纱窗中透过来,洒下了一屋子的金黄色的碎片,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祥和的气氛和浓浓的亲情。

难得这样一个好时光,我们面对面,喝着咖啡,嗑着瓜子,散漫地交谈,让心情像鸽子一样放飞。

庆邦先生到安徽参加一个活动,活动结束后,人家本来给他买好了返程的飞机票,他毅然把机票退了。他回到了周口沈丘南部的那个小村庄。那个小村庄就是笔者前述的那个村子,叫刘楼。那个村庄就是让这个享誉中外的作家日夜牵肠挂肚的故乡!他不惜劳累和奔波,转道几百公里回到村里,就是为了看望他的母亲——那个在广袤的大地上早已经被雨水冲刷得较为瓷实的小土包。他坐在那个 小土包前,默默地点上一叠纸钱,然后,看着那纸钱跳跃着燃烧,最后,燃烧的纸钱化作了翻飞的黑蝴蝶。

尽管他是个无神论者,尽管他长长的文字在中国文学的长廊里留下了耀人眼目的光彩,尽管他讲述的故事让成千上万的读者陶醉得几乎发狂。然而,在这个小土包前,他用这种最原始的祭奠方式,来表达一个儿子对母亲刻骨铭心的爱,和怀念!

他每年至少要回来两次为他至亲至

爱的母亲送一些零花“钱”,让母亲在那边的日子不至于过得太拮据!

给母亲送了“钱”,还要回到老屋里坐一坐。

打开了院门,看到芳草萋萋地生长着,石榴树茂密的枝叶间,有鸟雀在欢快地嬉戏。看到主人回来了,鸟雀们张开了它们的翅膀翩翩起舞,犹如列队迎接的天使。

老屋里的摆设,完全按照母亲活着的时候一样摆设,母亲用过的东西一样都不少,大到桌子、床,小到一把笤帚。触物思情,看到了这些,就看到了母亲。这些物件,成了链接他和母亲的“情感线索”,而每一次回家看望母亲,总会把庆邦先生的记忆激活,使他获得新的创作灵感!

屋里还是原来的老样子,桌子,凳子,床,床上的褥子和粗布床单,花样非常喜庆的棉被,灶房里的锅碗瓢勺……都是原样儿,就像真如母亲去串了门儿、单等着回来后还要使用它们似的。

可是,母亲永远回不来了。

然而,庆邦先生不这么认为。现在,他把桌子、凳子、床上的灰尘抹去。他坐在凳子上,听母亲唠叨着柴米油盐,听母亲谈论着玉蜀黍地已经浇了几遍水、上了几次肥,听母亲述说东邻家的母羊生了几只小羊羔、右舍家的奶奶刚为孙子办完了送粥米的喜宴(新生儿的满月酒)……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似乎总有讲不完的故事。

母亲的床上是最温暖的地方,一定要躺上去休息一会的。

闭上眼,寻找着那种久违的温暖,渐渐地就睡着了。

渐渐地眼眼泪就流出来了……

其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连庆邦先生自己也预测不到他会成为一位著



沱江春色

木子 摄

走过春天

倪莉

走过春天，
可仍走不过那些断章残句。

最初的情节没有记忆，
只是时光在光和影之间徘徊。
不懂那些故事有多美丽，
直到伊甸的树上结出菩提。
我们慢慢就学会了沉寂，
在月光洒落的时候歌唱，
学那夜莺低啼，
走过春天，
却走不过有你的记忆。

娘的小羊

红鸟

巴”发型,这发型一直保持了好多年,按我们这里的习俗,男孩子长到十岁,姥姥家要送一只羊。

娘说,这些年,全是这些羊帮了大忙,家里吃的穿的都是靠这些小羊呢!我也突然想起,在外的这么多年,每年冬天,都能收到娘从老家邮寄的毛衣,纯羊毛的,我知道那是娘就着煤油灯,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款式虽然守旧,穿着却是异常舒服、暖和。

娘说,一到春天,草木发芽,别人家的羊经常骑着幼小的树,把树叶吃净,招惹许多邻里矛盾,咱家的羊听我的话,从不惹是生非,我看到它们跑到别人菜地里或者啃吃树苗的时候,我就喊:回来,回来。那些羊都能听得懂我的话,都快地跑了回来。这话不假,我就亲眼看到过一次,那天晚上,天快黑了,娘站在门口,冲着远处喊:回来,回来!不多一会儿,一群羊一只不剩地全回来了。

娘还说,最近几年,偷鸡摸狗的多,偷

羊的也多。有一年冬天,娘被一阵羊叫声惊醒,待娘惊慌着跑到羊圈一看,墙上已被打了一个洞,娘出了一身冷汗,打着手电把羊数了又数,还好,一只也没有丢。娘连夜把墙洞补上,却再也睡不着了,就在羊圈里坐了一夜。

在家的日子,娘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忙着蒸馒头、炸麻叶、搅玉米糊,全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此时,我才感觉到,家是多么温暖,有娘在的生活,是多么温馨。早饭时,娘看着我吃饭,一直笑着看着我吃。我说,娘,你也吃。娘说,我儿长大了,长成一个帅小伙子了。我就笑,谁都夸自己的儿子好,是个癞蛤蟆还夸叫得响呢。然后说,我爸走得早,这些年,让你受苦了。娘突然流了两眼泪,背过脸把泪擦掉,说,不提他,他狠心走了,不管咱了,咱也不管他了!

吃过饭,娘就洗洗刷刷,一刻也不闲着。遇到晴和的日子,娘就带着她的一群羊去颍河边吃草。羊儿吃草的间隙,娘就拿把镰刀割草,装入草筐,存放在家中,遇到下

名作家。

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是能穿上绿军装,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可是,由于父亲的原因(父亲在冯玉祥的部队吃过军饷),他的愿望没能实现。可是他天资聪慧,无师自通学会了拉二胡,公社宣传队就多了一位年轻的琴师。如果按照这样的生活轨道走下去,他可能成为那个时期一名优秀的文艺宣传队员,在小有名气之后,被乡村里同样一位优秀的女文艺宣传队员所钟爱,然后在那个叫刘楼的小村子里娶妻生子,过着衣食温饱的自足日子。

如果那样的话,中国文坛将缺少一个“短篇小说大王”,那将是中国文坛的悲哀和遗憾!

然而,庆幸的是,庆邦先生终于没把他的二胡曲演奏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春天,他背上自己的被卷,走出了小村庄,来到了一个叫密县的“大城市”,当了一名挖煤的煤矿工人。

不知道是生活给他创造了机遇,还是他自己的勤奋和母亲那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早已溶在了他的血管里,让他有了在三千米地下的深处奋勇地朝着朝霞四射的井口攀登的勇气。就这样,他利用闲暇,和着煤灰和眼泪写下的七千字 的文字,终于第一次变成铅字,印在了纸上。那篇叫《棉纱白生生》的小说,是他的处女作,登在 1978 年第二期《郑州文艺》上。其实,在此之前,那些文字已经在他的箱子中压了整整六年。

1978 年是个什么样的年头啊?那是个春风荡漾的岁月啊!庆邦先生借了这股春风,心情愉快地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接下来,他在当时很红火的一本名为《奔流》的文学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八篇短篇小说。

真正让庆邦先生享誉中国文坛的是他发表在 1985 年《北京文学》的《走窑汉》,这篇小说是他的开刃之作。接下来,《梅姐放羊》、《鞋》、《神木》、《卧底》、《哑炮》、《红煤》、《平原上的歌谣》等一大批作品相继横空问世,一篇篇力作把亲爱的读者们带向了如醉如痴的境界,使中国文坛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庆邦热”!

仅此,刘庆邦先生就是周口人的骄傲!

归乡有感(外一首)

刘 杰

一路春风回故乡，
群童嬉戏土岗旁。
遍寻不见儿时伴，
记忆深深惹万觞。

玉 兰
洁如素锦照分明，
玉树临窗听雨声。
信手拈来花几朵，
幽香细细寄深情。

踏莎行·早春郊游

薛顺民

堤岸芳稀，郊田绿遍，沙洲拾翠雀莺乱。一川香草醉斜阳，春风和煦扑人面。

桃色难寻，李英未见，可怜幽梦锁深院。归来月上柳梢头，登高远眺空悲叹。

母子情

瓦松

那一天晚上,我问小羊,假如妈妈和爸爸离婚了,你跟谁?

小羊为难地说,我不要你们离婚。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我知道婚姻已经无法挽回,可是,我的 小羊,他还那么小,怎么办?

办了离婚手续,小羊跟了我。那一刻,我就想,我以后要把全部的身心扑在小羊身上,不让他受到丝毫的伤害。

晚上,我说,小羊,跟妈妈睡吧。小羊说,妈妈,我长大了,自己睡觉,不怕。说完,自己轻轻地走回卧室,轻轻地关上房门。望着从门缝里透出来的灯光,我第一次有了想哭的感觉。

深夜,一个人裹条毛毯,蜷缩在沙发上,眼睛一刻不曾闭上,满腹的心事越想越多,越想越乱。昏昏沉沉中,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小羊只身一人穿过三个街区去找爸爸,当他走到马路中间时,一辆卡车飞驰而来,瞬时,小羊飞了起来。我一下惊醒过来,满头的汗水。客厅的灯亮了,是小羊打开的。小羊说,妈妈别害怕,我陪你睡。我一把把小羊搂在怀里,紧紧地,生怕一松手他就会离我而去。

令我欣慰的是,小羊是个开朗的男孩儿,单亲家庭的孩子,最难得的就是开朗。直到我发现他床铺下的那张照片之前,我一直这样认为。

那是一张三寸的彩照,已经微微泛黄了,那是他爸爸的照片,在公园里照的,穿一身军装,英俊潇洒。

我知道,小羊在思念爸爸。为了转移小羊的注意力,我给他买新衣服,买各种玩具,接送他上学,时不时去吃麦当劳。

但是,小羊还是“闯祸”了,我被老师“请”了过去,刚踏进办公室的门,就有几个老师对着我指指点点。班主任老师说,你家小羊最近经常开小差,做小动作,给同学传纸条。我打开班主任手里的纸条,上面是小羊的笔迹,歪歪扭扭的,很稚嫩,纸条上写道:哥们,让你妈妈操个心,有没有合适的男人,给我妈妈介绍一个。我哭笑不得,真诚地向老师道歉,保证以后不会再生这样的事情。回到家,我问小羊,你希望妈妈嫁出去吗?小羊爽快地“嗯”了一声,我问为什么呢,我们两个生活不好吗,如



杜鹃花开

李硕 摄